晃蕩：二〇〇一臺北奧迪賽（Taipei Odyssey 2001）

丁名慶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組、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劇創組畢。
做過網站、雜誌和書藉的編輯，和數種文本類型的編劇。

概略故事線索

喻詠禾（男）和方緒言（女）是大學同學，在二〇〇一年兩人年紀都已近三十，維持著若即若離的曖昧情感關係，得閒時常常相約到處隨意散步漫遊，但各自由於某種原因無法拉近距離（暫時設定：將近年底，喻的摯友遽逝造成喻很大心理陰影；而方消失多時「眞正的，原來的」情人突然出現）而在進入二〇〇二年之初竟不再聯繫見面。直到二〇一一年底兩人才意外地在一場（陌生人的）葬禮上重逢。

重逢當時兩人都在現實中遭遇一些迫切情況：喻詠禾原本面臨抉擇是否接受任職的地圖製作出版公司的新職務任命，但因人事內鬥遭到嫉陷，不願多生事端但意外引發一場損毀公司資產的災害而去職；未來何去何從，預定的婚事因此延宕，父親久病瀕危，成為互相糾葛也傾訴無門的難題。方緒言則自二〇〇二年起一直擔任同一個組織的藝術行政工作，身心壓力幾已達臨界點，感情生活更被迫告一段落，二〇一二年成為她（也是喻詠禾）暗自期許要作出改變抉擇的時間底線。

於是決定不再放過、逃開；同時也矛盾地想隱匿、扯謊。接著是默契地，漸進地，自二〇一二年年初起兩人似乎銜接上昔往二〇〇一年共同的散步活動，去到長街上深巷裡山林間小園中，也去到書店、劇場、學校、醫院、法院、工地、廢墟……等種種城市裡流動或不流動的風物地貌，並且不斷地藉由回憶、設謎與解謎重訪他們的二〇〇一年以及兩人之間消逝的十年（二〇〇二至二〇一一）時光，但又遇到與當年截然不同的許多人、地、事、物——帶點延續的意味，也彷彿補償，或是隱微的質問，並影響對自身和彼此的想法：為何他們（也是「我們」）以這樣的存在方式，在此時？（漫遊的）時光又如何蝴蝶效應般影響、形塑現在的他們，以及我們置身的時代和城市生活呢……

在喻與方的「我們」之間，在再度地共有的這一年（二〇一二）結束前，會邁入什麼樣的關係或者一如僅止於觀望而未及介入的從前？

創作計畫說明

這或是一個想（藉由虛構的人物，穿梭於與作者共有的現實）重回到某個時間起點，極可能淪於徒

勞地整理自己和同代人自彼時抵達此刻看似混亂的生活的癡傻念頭。或只為遲疑地存記那幾已無情忘卻的。那些難以看出演化軌跡的故事起源線索，一逝不回的時光，比起充滿無限想像詮說可能，還未曾來的未來（例如克拉克小說或者庫柏力克電影《太空漫遊》問世時所預設的二〇〇一還很遙遠），從當下不論前瞻或者回望皆看不真切的虛擬質素何者更多，其實一時間恐難輕易判分。因此，可不可能如此假設，在即將迫近眼前的未來二〇一二年，早已杳逝的二〇〇一年，雖不能夠是人物全部的、至少也該是他們（在尚未啓動正要啓動的回憶、話語、想像和懸念裡）部分的象徵性性（或向光性）「未來」。

於是起點（在時間自身雖折舊成一斷裂謎團但之於即將前往的人物與讀者）可能再度光潔悅人，如獲新生。

二〇〇一年，我們新世紀充無窮願景和無限可能也散落幻滅現實的第一年。距離現在已超過十年以上了。在上個世紀，這個數字曾意味著人類只能想望無從企及的未來，如今則是模糊充滿錯愕遺忘情緒的四位數字排列。歷經十載光陰磨損的，不只是那些如今已漸斑駁但猶能被指認的事象座標：不只是仲夏夜風神肆虐傾倒沛然大水淹過大街小巷催逼城市嘔出文明的渣滓。不只是遠方對鏡般兩座擎天巴別塔平空矮身幻成煙塵雲泥如一場白日夢魘。不只是彼時島國元首意興風發衝雲喝霧今日卻成固定時段放風書寫皆需送審的階下囚。不只是……

不只是。有如日光男孩唇上蓄起短髭、月澤般女孩修去髮尾參差細毛那樣難以察覺的尋常生活的變化，在察覺之前我們早已經極適應並習以為常——您能記得何時開始有捷運、連鎖超商、IKEA、星巴克、週休二日、特力屋、手機、各類藝術（或地方物產）節（祭）、誠品書店、健身俱樂部和大量的新移民……？它們與二〇〇一年的臺北風景或未必是必要的鑲嵌圖譜，但絕對有染。因而時間刻度的意義與界

分的樂趣日趨薄淡——但好盼望儘管稍微費力仍能指認出日日經歷的百事百物於我時間地層的厚度累積啊，這也是為了導出自身的位置，明瞭在這盆地城市中生活的我之所以為我，他人之所以為他人的可指認成分，復因這成分的變化作用而言說，而行動，而贈予，而承受，而持守或棄守。至少仍是有感的：知道自何時起，某些從陌生逐漸變成熟悉的關係而雀躍；復因濃情轉淡而傷懷。而故事或晃蕩浪遊則僅是載體。

二〇〇一年之於臺北，或許只是一個似乎不算太遠也不算太近的座標範圍：不致於遠得陌生而無感或與其他年份全無差別；又不致於近得與今天太相似而失去逗人溫習、尋索的好奇能量。因而我們，在這次嘗試中，遂像是「當年（二〇〇一）的倖存者」或再次見證變遷的時光旅人，具有路人甲乙丙般的浪遊旁觀嫌疑，也似與這城市互相暗戀卻一再錯失；而二〇〇一與其說之於二〇一二是其未來考古學的一站，更像是預知般濾掉許多瑣碎雜質的時光膠囊，有我們十年來或更久遠時間一再錯失的生存線索。

二〇〇一。如今早也是一個象徵鄉愁的設問符號了：為何「回不去了」（或歸程和未來都同樣一再地延遲、岔題）？漫遊者無法難以主動地終結彷彿永劫的流浪，一直在外頭晃盪、傷痕累累地走闖，因此只能擁抱跋涉的全部過程與時光。這似乎也帶頭統攝了新世紀最初十餘年的情調：從前曾預支的文明之夢（包括全球化、網路化、科技化……）似乎使人們的距離更靠近了，但仍是一個個孤獨的，不得不被自我放逐的虛擲靈魂哪。

篇幅結構概估

預計小說章節暫定約為十八至二十二篇，每篇約五千至七千字（首篇一萬餘字），共計約十二萬至十四萬餘字。

附件：《晃蕩：二〇〇一臺北奧迪賽》試寫作品（存目）